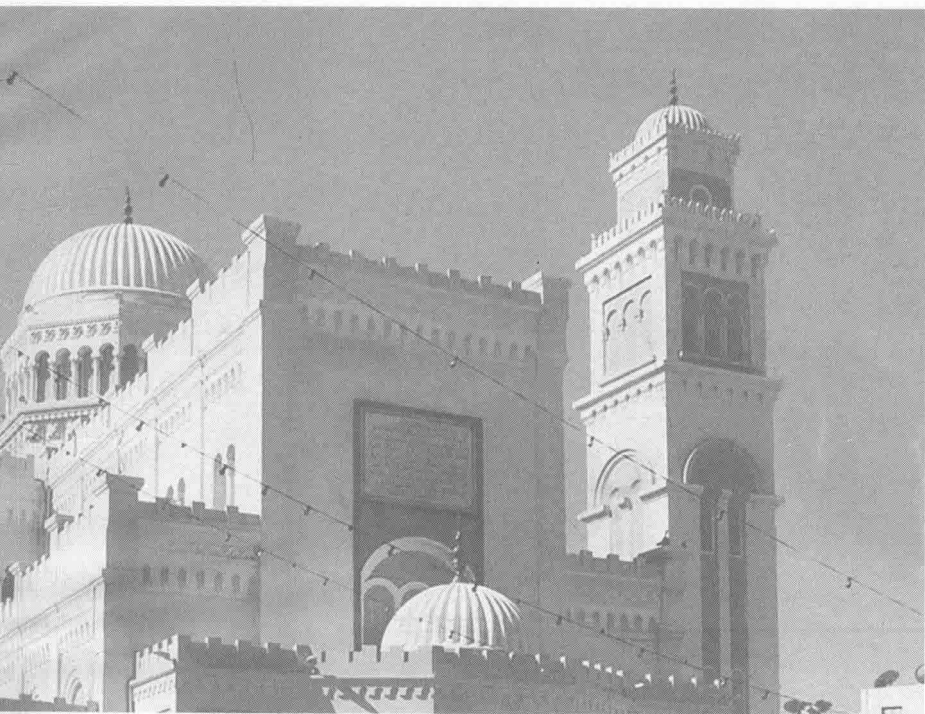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躲躲闪闪不愿露面，甚至连太阳也是如此！可是，出门去看一堆废墟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所讲的原子弹也不至于把一个地方毁得比这个村子更糟糕……寂寞，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我快被这种寂寞逼疯了。我这个活人跟坟墓里人没有什么不同，四面是墙壁，是木头天花板，死一般的寂静！要被这种寂静憋死了！母亲见我回家很高兴，可是，可怜的母亲，如果她去过阿尔及尔的话，那她一定会为我的回来感到悲伤的……

南风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 著
陶自强 吴茴萱 译



南风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 著
陶自强 吴茵萱 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风 / (阿尔及) 阿卜杜·哈密德·本·海杜卡著;
陶自强, 吴茜萱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075-4758-0

I. ①南… II. ①阿… ②陶… ③吴… III. ①长篇小
说—阿尔及利亚—现代 IV. ①I4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9202号

南 风

作 者: [阿尔及利亚] 阿卜杜·哈密德·本·海杜卡

译 者: 陶自强 吴茜萱

策 划: 杨 平

责任编辑: 齐 雯

特邀编辑: 麦日排提·麦合木提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1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758-0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5

第三章 / 057

第四章 / 067

第五章 / 095

第六章 / 111

第七章 / 145

后 记 / 197

第一章

南风停息了。晨曦刚刚从重峦叠嶂的山峰间透过，洒落在经过一夜飞沙走石侵袭的村庄的土地上，这时，呼啸的南风停息了。今天是星期五，像往常的主麻日^①一样，村民们都去赶集，村里的一切活计也都停止了。

阿比德·本·加迪和他的儿子阿卜杜勒·加迪尔正在院子附近帮着羊倌把羊群赶到那条穿过果园的羊肠小道上……加迪望着他面前的羊群愁眉紧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从颁布有关土改自治的决议以来，各种流言蜚语使他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羊群走远后，父子俩回到了院子里。儿子问道：

“爸爸，今天我还和你一起去赶集吗？”

“随你吧……”

“咱们是骑马呢还是骑骡？”

“我看骑骡吧，得买些农具回来！”

他看见女儿奈菲赛房间的窗户依然关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油

① 穆斯林聚礼的日子，在每周的星期五。

然而生。他正暗自盘算着要把女儿奈菲赛许配给乡长马立克。当然这个主意是很玄妙的，但要成功却不容易，也许乡长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呢。

父子俩一起去赶集了。奈菲赛还没有起床，她已醒了一会儿。离开阿尔及尔整整两个星期了，现在她真怀念那地方。

“连觉也无法睡！”她自言自语着，“但愿我在这几个月中能睡好觉……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躲躲闪闪不愿露面，甚至连太阳也是如此！可是，出门去看一堆废墟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所讲的原子弹也不至于把一个地方毁得比这个村子更糟糕……寂寞，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我快被这种寂寞逼疯了。我这个活人跟坟墓里的死人没有什么不同，四面是墙壁，头上是木头天花板，死一般的寂静！我快要被这种寂静憋死了！母亲见我回家很高兴，可是，可怜的母亲，如果她去过阿尔及尔的话，那她一定会为我的回来感到悲伤的。”

房间是那么狭窄矮小，长宽各为三米，朝外开着一个窗小窗，窗口面对着果园，高七十厘米，宽五十厘米。在这狭窄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奈菲赛睡的旧床，一个比床还要陈旧的柜子。柜子里放着她的旅行包、衣服和书籍。窗户旁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条凳子。

奈菲赛每次从阿尔及尔回家，都睡在这间屋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喜欢那个小窗户，可以从窗户向外远眺屋后美丽的自然景色，就连吉尔吉拉群山的雄姿也能尽收眼底；二是她不习惯像乡下老百姓那样，和母亲、兄弟睡在一张大床上。所以她宁肯在这间又窄又小的房间里睡，也不愿迁就家庭生活中的那种旧俗。还有第三个使她独居在这小房间里的原因，那就是她要复习一学年的功课，阅读一些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书籍和小说。

她在小床上辗转反侧，眼睛盯着房间的天花板数着：

“七块，十四块，二十一块……我已经不知数过多少遍了！只要我在这儿住一天，就得不断地数、数、数……”

她不着边际地遐想着，不仅思索前途灿烂的生活，而且什么都想：有时脑海里浮现出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有时不知不觉地思索女人的事情，这使她感到有点儿局促不安。她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这天花板用二十一块木板拼成，如果只有十八块的话，一定会出现一个大窟窿的。如果这些板稍微宽一些的话，那么十八块也就够了……”

“不，不，我现在还不能结婚……”她又斩钉截铁地对自己说，“我的学业，我的生活……我应该首先念完书，然后再改变生活……我要是现在考虑结婚的话，那才是发疯呢！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有谁认识我……我同学中的那些人吗？他们爱姑娘的一切，就是不愿结婚。他们中有位叫里达的小伙子，长得最英俊，可也最腼腆……虽然他考试没有及格，可是功课还算可以的……考试吗？真如他们所说的，是‘瞎子的棍子’——瞎碰……如果我在阿尔及尔度暑假的话，一定会遇见他的。不过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是一个非常怕羞害臊的人，他向我问早安时，老是脸涨得通红。而其他男同学却和他不一样，他们喊我‘小家伙’，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无论在身体，还是年龄方面都超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我在母亲眼里，倒是一个小家伙，她还把我当小孩儿。我已度过了十八个年头，可总觉得好像是度过了十八个世纪……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年了！”

奈菲赛漫无边际地遐想了一番之后，自言自语道：“唉！别同自己开玩笑……该起床梳洗了。”

可她并没有起床，更没有梳洗，仍在床上躺着。她的手伸进内衣，轻轻地摩挲着自己的乳房，一种母亲在哺乳时的快感传遍了全身。她又下意识地把手抽出来，全身战栗，两眼盯着小窗户，嘴里咕嘟着：“我快要憋死了，快要在这沙漠里爆炸了！”

顿时，奈菲赛眼中噙满了泪水，感到一种莫大的委屈：“所有的同学度假期都是欢欢喜喜的，只有我在这流放地……”

这时，母亲走了进来。她双手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一小碟面饼、一个咖啡壶、一只杯子和一个糖罐。她看见奈菲赛正在哭泣，惊奇而又体贴地问道：

“奈菲赛，你哭了？我的宝贝，怎么啦？”

她把铜盘放在桌子上，走到女儿跟前又问道：“我的宝贝，你怎么啦？是病了吗？”

奈菲赛扑到母亲的怀里，号啕恸哭起来。母亲搂着女儿坐在床边，她只有用眼泪来安慰女儿。于是，母女俩抱头痛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母亲先停止哭泣，她问女儿：“奈菲赛，你怎么啦？为什么伤心？你说说，你到底为什么哭？”

“没有什么，不知怎么的，只是一个劲儿地掉眼泪。”女儿回答道，并抹去了眼泪，然后莞尔一笑，又说：“我真是一个疯子！无缘无故就哭起来了……”

“安拉保佑你，我的女儿。你说说，难道你不喜欢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问道。

“不，不。”奈菲赛矢口否认，“我只是感到心里憋得慌，也许是天气太热了。”

母亲又问：“你是不是做了噩梦，吓哭了？我有时就会这样。醒来后，想着想着就伤心起来。”

“不，我没有做梦，我只是感到心里憋得慌，太寂寞了。”

“奈菲赛，那你就同我和你父亲、还有亲戚们聊聊吧！”

“唉，妈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你们述说我的这种感觉！”

“我的女儿，起床吧。洗洗脸，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奈菲赛，你要是去做做礼拜，就不会闷得慌了……”

奈菲赛觉察到母亲在说做礼拜时，有点儿责备她的意思。她很恼火，但是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婉言答道：“像我这样年龄的姑娘，谁

还在做礼拜？”

母亲用埋怨的眼光看了女儿一眼，就不再说什么了。虽说宗教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可她也没有再指责女儿什么了。她自言自语着：

“她学了法文，将来一定会背离正道，走上邪路的。”

接着她又冷冰冰地对女儿说：“咖啡在桌子上，我已经加了糖。”

说完，便去干活儿了。她嘴里还在唠叨着：“已经是晌午了，还躺在床上！谁愿意娶一个这样贪睡的女人？她父亲含辛茹苦攒了些钱，想把她嫁给乡长，他以为自己的女儿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姑娘。可她不会料理家务，光会读书，那对她未来的丈夫又有什么用处？……”

母亲一面没完没了地发着牢骚，一面干着活儿。奈菲赛不起床，也不洗脸，只是把床边桌子上的铜盘拉过来，倒了一杯咖啡喝完，又躺倒在床上，好像有意和母亲赌气似的。“做礼拜，做礼拜……这儿的人只知道礼拜、死亡，却把生活当作魔鬼……”她拉起被子蒙住头，堕入了无边无垠的愁海之中。突然，她气呼呼地站起来，把窗户推开，又回到床上。“我偏不做礼拜！”炎热的空气钻进了屋里，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仰面躺着，不知所措……她伸手在床边的小桌上拿起一本书，盯着书皮看了一会儿，心里想道：“这儿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①，但是，我们这儿却有《烧炭的兄弟们》……”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书页，忽然，目光停留在一句诗上：

我只相信你心中的话，

而神则一无可信。

她又翻了几页，看到了一段话：“时光将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逝，人道主义仍然挂在学者、贤人们的嘴边，他们声称，这儿没有罪犯，

^① 俄国 19 世纪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

也没有什么痼疾，只有饥饿的人类。给他们食物吧，让他们变成有道德的人吧！……”

她再也读不下去了。字里行间浮现出阿尔及尔的通衢大道，蜿蜒的十里长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窗外隐隐约约传来了远处伤感的笛声。吹笛人似乎倾注了他心中惆怅孤寂的感情，吹出了如月光一般清澈的曲调！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胸脯上，侧耳细听笛声，心中琢磨着其中的奥秘。她已经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小房间，忘掉了她所在的“流放地”，忘掉了母亲埋怨她不做礼拜的事，忘掉了贴在胸口上的书，也忘掉了阿尔及尔的通衢大道和满街乱跑的孩子们发出的喧闹声……她把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笛声把她送到了无边无际的九霄云外……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这笛声了。可是在过去，她一听见这声音就觉得刺耳。那时因为年幼，对这种反映贝都因人^①艰难生活的情调还不能深刻理解。而现在，她已是妙龄少女，生理上发生了变化，一切器官都变得那么敏感了。她被充满浓郁的乡土情调的笛声陶醉了。她沉思起来，遐想着笛声倏然化作鸟儿的翅膀，自己附在上面不停地向高处飞翔。她来到了阳光普照的静谧的天空，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圣洁、神奇。她来到了云海中的一个高丘上停住了。突然，她发觉自己已经坐在吹笛人的身旁了！他俨然是一位王子，单独生活在一个星球上，长得比“圣特·伊格祖比里王子”还英俊。星球上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他的羊群。这位王子对她不屑一顾，只是对着他的山羊、绵羊吹奏曲子。他用笛声把羊群从一个草原驱赶到另一个更肥沃的草原，从一个清澈的泉眼赶到另一个更清凉甘甜的泉眼。他吆喝着羊群，羊群就报以“咩咩”的回答；他驱赶羊群，羊群就乖乖地顺从；他用笛子为羊群吹奏缠绵悱恻的曲调，羊群似乎被笛声陶醉了，发出优美动

^① 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

听的叫声！……正当奈菲赛沉思于梦幻中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呼唤声，这是在呼叫她的弟弟加迪尔。她霍地起身走到窗前，想看清是谁在叫喊。

* * *

奈菲赛看见远处蹒跚而来的是陶器女工拉赫玛大娘。她背着一个芦苇编的筐，筐的绳子系在胸前。奈菲赛一见大娘便高兴地在窗口高声呼喊：“大娘，快来，快来呀！”

她又飞快地从房间里跑了出去，到大门外迎接大娘。刚走到羊圈那里，却碰见了母亲，母亲用责备的口吻问道：“大白天的，你喊谁呀？”

她高兴地答道：“大娘！拉赫玛大娘！”

母亲的怒气一下子全消了。她想起来了，她曾和大娘约好今天一起去上坟的。于是她对女儿说：“今天是主麻日，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拉赫玛大娘颤巍巍地走来，两只脚磕磕绊绊，好像行走在荆棘丛中。说实在的，她走的那条道也真是荆棘丛生。她嘴里嘀咕着走近了院子，看见奈菲赛在门口迎候她，便说道：

“我真不知道我是两只脚支着身子呢，还是身子管着两只脚！”

奈菲赛嫣然一笑，答道：“您总说自己年岁大了，我看您还挺年轻的呢。自从我认识您以来，您压根儿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我的孩子，俗话说‘只有挨打的人才知道鞭子的厉害’。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对荆棘毫不在乎。今天，连干草也觉得扎脚了。”大娘伤心而平静地说着，“你好吗？我的孩子。身体好吗？你觉得咱们这个地方怎么样？”

奈菲赛上前拥抱了大娘，并使劲地亲吻着她。奈菲赛很喜欢大娘，她觉得大娘身上有很多优点：她会讲许多故事、谚语、趣闻；她性

格爽朗、知足常乐。这一切都是奈菲赛喜欢大娘的原因，也是所有认识大娘的人喜欢、尊敬她的原因。奈菲赛想帮大娘背筐，大娘制止了她，说：

“不用了，这筐不重，里面只放着几个陶罐。”

奈菲赛惊喜地说：“大娘，您还在和瓶瓶罐罐打交道？”

“我要和陶器打一辈子交道了。”大娘的话说得很深沉。

这时候，奈菲赛的母亲哈伊拉笑咪咪地朝大娘走来，大娘便问道：“哈伊拉，你好吗？奈菲赛回到你身边，你一定很高兴吧？你瞧，她已长大了，是一个十足的女人了！”

“不……还可以，赞颂全归安拉！”母亲咽了一下口水，嗫嚅地回答。“大娘，您好吗？天气这么热，您身体还好吗？”

“还可以，正如俗话所说的‘糊口度日，等着老死’，得过且过吧！”

三个人一起进了屋。这间屋是全家聚首的地方，既当会客室也当餐室，冬天，这里还做厨房使用，母亲晚上睡在这屋里。

这间屋像农村中的千家万户一样，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摆设。屋子的一面墙上钉着一块长长的木板，上面放着器皿、小盒子、玻璃瓶；另一面墙上挂着筛子和带嘴的陶壶。墙角那里还放着一个绿色的大木箱，上面画着鲸鱼、玫瑰花，奈菲赛的母亲把她的衣服、首饰，一切私房都放在这个箱子里。

大娘和奈菲赛都坐下了，哈伊拉去给大娘煮咖啡。大娘从筐子里取出三个用陶土新制的杯子和一个汤碗，说道：

“奈菲赛，这个杯子给你，你看见上面画的玫瑰了吗？那是我特地为你做的。那个小的杯子给加迪尔。这个画着一串椰枣的杯子给加迪先生。这个汤碗给哈伊拉。”

“谢谢大娘，谢谢啦！这个杯子真好看。秋天，我回阿尔及尔时，一定把它带去。”

大娘不置可否地晃了晃脑袋，她对奈菲赛秋天回阿尔及尔的说法表示怀疑。

哈伊拉端着咖啡走了进来。大娘说：“哈伊拉，还煮咖啡干什么？我已经喝过了……”

“每种咖啡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这咖啡是我早已准备好了的……我不知道您会觉得它味道如何？”

“味道肯定不错。你煮的咖啡哪有不好喝的时候？”

哈伊拉倒了满满一杯咖啡递给大娘，又倒了一杯给奈菲赛。奈菲赛说：

“谢谢，我不喝了……我不太喜欢喝咖啡。”

大娘接话说：“我对那些不爱喝咖啡的人总是感到挺奇怪的。我要是没有咖啡，就会坐卧不安了。”

奈菲赛劝说道：“大娘，喝多了有害处，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喝多了都对身体有害。”

“我的孩子，可别这么说。哈桑·沙兹利的女儿不会害人的。”

奈菲赛根本不明白大娘的话是什么意思。她问道：“大娘，这个哈桑·沙兹利的女儿是谁呀？”

“沙兹利娅……你不知道哈桑·沙兹利的女儿沙兹利娅？我的孩子，她就是咖啡呀！哈桑·沙兹利先生发现了咖啡，并弄清了它的奥妙。我的孩子，安拉保佑的哈桑·沙兹利先生把咖啡介绍给人们，他是第一个喝咖啡的人。”

奈菲赛既不想反驳大娘的话，也不想同大娘谈她从书上看到的关于咖啡的掌故以及一些产咖啡国家的情况。反正村里人都称咖啡为“沙兹利娅”，并对那种说法坚信不疑。奈菲赛即使说出她所知道的关于咖啡的掌故，也没有人会相信的。村里流传着很多的神话和传说，由于老百姓的迷信，这些神话和传说竟变得活灵活现，有根有据，

并且不容置辩。

大娘还在说咖啡的事，她说：

“我的孩子，虽说咖啡是黑颜色的，但是，它的作用却了不起！”

大娘发现奈菲赛没有答言，便以为自己也许没有说到点子上，于是又说：“我的孩子，反正喝咖啡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它是一样挺好的东西，我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喝它的呀！再说，我们这儿除了咖啡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喝了。在城里，咖啡喝多了也许有害处，因为城里人不分场合，每时每刻都喝。”

奈菲赛赞同地说道：“是啊，在阿尔及尔，咖啡就像水一样，经常是现成的。”

“你也看到了？咖啡这东西，人们对它的喜好各不相同！世上的一切东西只要一过分就有害处啦。”

母亲没有加入她们的谈话，这倒不是由于她对话题不感兴趣，而是她的禀性如此。自从出嫁后，夫妻生活使她不习惯多说话，喜欢沉默寡言。

哈伊拉看见大娘喝完了咖啡，便问：“大娘，我们这就去墓地好吗？”

“好啊，我正是为了这事才来的。今天是主麻日，一定要去探望死去的亲人。”

奈菲赛问母亲：

“我呢？是不是也和你们一起去？”

母亲说：“咱们都去了，谁看家呢？”

“哈伊拉，应该让奈菲赛和我们一块儿去。”大娘说话了，“家呢，就照我那样做，把门一锁就行了。今天是集市日，镇上空空荡荡，所有的人都去赶集了……你还是让她和咱俩一起去吧，也该让她出去走走，散散心……奈菲赛，你说是吗？”

“是的，大娘！我真想出去见见世面，在这牢笼里真闷死人了。”

通往墓地的路是这村里唯一的一条笔直而又平坦的路。墓地的风

水很好，是村中最好的一块地。但是死者得了这块村中的宝地，已无法把他们对这永久居住地的满意之情，告诉活着的人们了。当大娘、奈菲赛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到墓地时，只见坟墓上有三头毛驴在吃草。

奈菲赛愤懑地说：“哪个该死的家伙，竟让毛驴践踏死人！”

大娘回答说：“乡亲们都是把牲口放到墓地上吃草的。”

哈伊拉说：“他们对活人都瞧不起，何况是死人呢？”

奈菲赛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在墓地四周筑一道篱笆呢？用篱笆挡一挡，不就什么牲畜也进不来了吗？”

“我的孩子。”大娘笑着说，“话是这么说，可是人们连自己的家园、果园都保不住，哪里还顾得上墓地！”

“真小气！”奈菲赛回了一句。

“不是小气，是穷！”大娘回答。

哈伊拉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小气鬼。不过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只是在送葬的那天，才想起墓地来。”

大娘朝她亡夫的坟墓走去，哈伊拉带着女儿走向她母亲的坟墓。

大娘坐在放满陶器的墓前，对已经死去二十多年的丈夫诉说起来：

“唉，正像你看到的，我又来了……我给你带来了一只我前几天做的小杯子，这就是我能为你做的事。我还把一个陶罐放在你的坟上，也许你的亡灵能喝到积在罐中的雨水。我的祭品也就是这些陶器。如果我有钱的话，每次主麻日都会带些食品来看望你。可是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的身子已经不行了，现在把一筐土从土坑背到家里都感到很吃力啦！上星期一，我跌倒在地上，一筐土死沉沉地压在背上。现在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地。做陶器的土又用完了，风刮得那么大，我真害怕变天下起雨来就无事可做了……我的手也不中用了，磨制陶器的时候，老是打颤。唉，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万事都有定数，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她停了一会儿，又对着亡夫说：

“我还忘了告诉你……我还是不会做以前对你说过的那种器皿。每当我做好一个新罐子，最后总是发现它缺了点儿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说真的，我的一双手也不像从前那样利索了，不过还能做出一些精巧的式样来。不，不是我的双手不听使唤，而是我的脑子里没有中意的式样……我喜欢做那种从远处看和旧的差不多，在近处仔细瞧，就会发现在制作、磨光、修饰等方面有新颖之处的陶器！奈菲赛，就是那个坐在她母亲旁边的姑娘，你是不认识她的，因为她是在你死后才出生的。她对我说，她有一些书，书里有各种器皿的图案。她还让我看过这些图案，并要我按图制作。我对她说，我喜欢做一些新奇的、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器皿……这个小可怜，她还要帮助我，她以为我还想做村里没有人做过的器皿……其实，我是想寻找一种我心里知道怎么做、而我的双手又做不成的东西。这姑娘在阿尔及尔念书，但依我看，她爸爸不会让她继续念下去了。这是她母亲告诉我的。她母亲说，他们两口子想把她嫁给马立克。你离开人世的时候，马立克只不过是孩子，现在却当上乡长啦……上星期，有人说要给村民们发放面粉，可是，到今天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见着！或许，今天晚上赶集的人会带来一点儿新消息。现在镇上空空荡荡的，人们都去赶集了，去看新建的清真寺了……我也不知道这些清真寺究竟是为谁盖的？人们一不做礼拜，二不干活儿。独立以来，他们老是聊天瞎扯！……”

大娘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对着亡夫诉说着村里发生的一切……

奈菲赛坐在母亲的身旁，母亲悲痛地对着坟墓哭泣着：

“啊唷，我的好妈妈！打仗使您和侯赛因送了命，您撇下我一个人活着受罪……”

这时，一头公驴忽然不吃草，开始“撩拨”一头母驴了。奈菲赛一抬眼，正好看见那头公驴趴在母驴的背上。她赶紧把目光转过去，

恼怒地暗自骂道：

“真可恶！竟在坟墓上干这种事！”但是少女的好奇心又驱使她再一次去看这种新鲜事，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这事，这种场面在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不管怎么说，驴的愚蠢使她从头至尾看到了这件事的“全过程”，也使她领悟了一种自然现象。坟墓也好、农田也好，对驴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人就不会这样了……也许人在这种地方分娩的时候就跟驴生驴一样，管不了什么坟墓、农田或是品行什么的了。驴像人一样，有大自然所赋予的一切条件，进行有意识的动作，那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把埋葬死人的地方当作交配和繁殖后代的场所了。

“在坟墓上！竟在坟墓上干这种事，太可恶了……”奈菲赛继续悄声骂着。

这件无法描绘的事情使她想入非非，她把母亲和死人都忘记了。她的母亲没有看见刚才在坟墓上发生的事，因为她迟钝的目光只是注视着坟前的这块小地方……她在回想遥远的过去，她当姑娘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一代姑娘……那时候她是以她母亲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和一切的。母亲喜欢什么，她自然也喜欢什么，母亲讨厌什么，她也就讨厌什么，母亲高兴她欢乐，母亲流泪她哭泣。如今，她的女儿……她暗自难过着：“唉，这就是我的女儿，无动于衷地待在我身边。我的眼泪、哀痛打动不了她的心……”

她在心里对已故的母亲说道：

“妈呀，以前您流泪，我也流泪！您高兴，我也高兴……”

奈菲赛站起来，离开母亲朝拉赫玛大娘走去。这时大娘已经对亡夫讲完了她的长篇大论，她看见姑娘朝她走来，就说：“我本来想到你们那儿去的，瞧，你倒先来了。”

姑娘看到坟墓上摆满了各种陶器，惊讶地问：